

山一程，水一程，渐行渐远才明白，故乡就是根剪不断的脐带，断了筋骨，连着血脉。春节回乡，那是永恒不变的信念，故乡的年味里安放我们的灵魂，让漂泊的心回归宁静。过年，是对故乡的一份亲近，听着熟悉的乡音，吃着美味的家乡菜，便总会忆起一段念念不忘的美好时光。年的情怀，人间烟火气，最抚人心。

过年，是新桃换旧符的更迭，也是辞旧迎新的一次轮回。无论你是拥有辉煌的一年，还是往岁黯淡无光，人们都会在岁末对得与失进行一次盘点，志得意满者可以在这里品尝成功的喜悦，落寞寂寥者则在这里咀嚼失败的苦涩。不过，这丝毫不会影响到我们过年的时候，因为翻过了年，好运滚滚来：让过去的泥沼不再羁绊今天的步伐，让昔日的成就不再阻碍今朝的进取。衣锦还乡

也好，行囊空空也罢，把过去一年奋斗中的悲欢一并打包寄回故乡，有钱没钱回家过年，让家乡浓浓的年味抚慰一颗颗游子的心。

爆竹除旧岁，烟花迎新春，“燃”与“放”，缘于心，让哀怨、迷惘、悲伤等各种生活中的不顺随爆竹一起灰飞烟灭，让那些所有美好的事物和希望烟花里璀璨星空：用纯净去荡涤污秽，用光明去驱除黑暗，用美丽去替代丑陋，每个人的心灵都开满鲜花。过年的爆竹烟花，声声入耳，朵朵入心，你是那夜空中最美的星星，照亮我一路前行。

过年了，让我们解开一个结，解开过去一年令人烦恼忧愁的心结，不再纠缠，不再自责，不再

留恋，让自己释然开怀，心静如水。然后，再编织一个结，一个喜气洋洋、红红火火的中国结，编进美好的愿景，织进笃定的信念，结进不屈的勇气。中国年，中国结，中国心，上撑朗朗乾坤，下抚黎民百姓，因情交织，因爱相结，魂牵游子一颗心。

大街小巷，大红灯笼一挂，年味一下也就有了，弥漫着祥和吉庆的烟火气息。一盏盏灯笼，满眼的中国红，如画似诗，这一串串希望，也串联起从古到今永恒不变的年韵。红红的灯笼红红的年，岁月的激情在这里燃烧，智慧的火光在这里闪耀，红起来，火起来，红红火火起来迎新春。过年，挂上红灯笼，点亮追求幸

福的灯塔，心之所向，身之所往，未来可期。

过年了，总是要喝点酒的，美酒佳肴团年饭，这一桌的饭菜就是一桌的亲情。打开平时从来不舍得喝的陈酿美酒，满屋的醇香，轻轻地抿上一小口，人不醉而心自醉，这或许就是过年的时候。举起一杯酒，祝福长辈健康益寿，祝福晚辈快乐成长，祝福家人幸福平安，让浓浓的亲情在心底里醇酿出无限的温馨，在我们的脸上绽放出最灿烂的笑容，温润有些沧桑疲惫的心灵，激发出一股奋进的力量。过年，举杯同庆，共话情谊，一切的美好尽在心中。

过年，是每个中国人血脉里流淌的情怀，回家过年从来不需要任何理由。过年，是一个起点，也是一个终点，一直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这份最温情的慰藉，暖暖抚人心。

张锦凯（四川 广汉）

过年抚人心

古城年韵

许双福 拍摄于山西省
万荣县李家大院



忆儿时年趣

人老，鬓发白如霜。回望来路，磕磕绊绊，酸甜苦辣咸，各有各的滋味，回味无穷。老牛倒沫，细细咀嚼起来，还是童年过大年最有趣味，也最令人难忘。

童年在乡下小村，小村临河，河堤外是一望无际的老王坡。乡下孩童呼朋唤友疯玩，出门总被娘亲塞个搂草耙子。我们在河堤上搂些枯枝败叶回家，给娘的灶火添柴，娘的奖赏，往往是埋在火堆里的一块烤红薯。

那年月不比现在，麦子产量低，交完公粮，各家分到的麦子少得可怜。村里一年四季吃的，多是蒸红薯、馏红薯片和黄黑窝窝，红薯吃得胃泛酸，窝窝拉嗓子。麦子都被婶子大娘、还有我的亲娘攒着，只有过年才舍得磨面，包饺子、蒸白面馍。

疯玩累了，我们躺在树

荫下，比拼谁家娘包的饺子香、馍蒸得软，为各自的娘争得面红耳赤。一想到过年能吃上肉饺子，嘴角就流哈喇子，恨不能明天就过年。

盼星星盼月亮，终于盼到新年。家家灶屋响着咚咚的剁肉声，烟囱冒出袅袅炊烟，浓浓的炖肉香飘出灶屋，我们欢呼着“过年喽，回家吃肉饺子喽”，一头扎进灶屋不肯离开。

年三十熬到守岁，吃罢香喷喷的猪肉大葱饺子，给爹娘叩头，塞给我两块压岁钱。守完岁躺进被窝，算计着如何花，年初一赶集看戏，花一毛钱买糖豆，小糖豆一分八粒，大糖豆一分两粒，再花八毛钱买挂小鞭炮，两毛钱买碗羊汤油条……我在甜蜜的算计中睡着，梦中倒成了富

有的地主老财。

初一赶集看戏，人堆里挤来挤去，只听到咿咿呀呀。散戏后，乡亲们拿着手电筒走在乡间小道上，点点亮光，如闪亮小溪流向四面八方。

大雪染白四野，穿着新衣，我们在老王坡放鞭炮、追兔子、撵家雀，一脚深一脚浅扑进雪窝，凉得舒心，疯得痛快。一直疯到正月十五，看过了灯节便被娘扯进屋，扒下新衣换上补丁日常旧衣衫。再出门，手中又被娘塞进搂草的耙子。过年的余味，却让人回味无穷。

如今再过年，却淡如水。抚摸如霜白发，我怀念那一声声“过年喽，回家吃肉饺子喽”，怀念童年拥挤在人群中看大戏，怀念过大年时的新衣，怀念做财主的梦，怀念那压岁钱买的鞭炮，怀念那撵兔捉鸟，怀念扯着娘的衣襟走亲戚……

田志军（河南 郑州）

家净福至

奶奶爱干净，在家抹布不离手，茶几、桌子、窗台、灶台擦得干干净净，屋里院里也是打扫得一尘不染。那些犄角旮旯，奶奶每天都会打扫。奶奶说越是这些地方，越不能积攒，犄角旮旯净，看哪哪都净。

奶奶喜欢在院子里种菜。她的菜园子垄直边正，里面没有一棵杂草，一垄黄瓜一垄辣椒，开着小的花，结着大的果，一垄芫荽一垄小葱，葱葱茏茏，齐齐整整。一片菜园，被奶奶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像小花园一样漂亮，点缀在小院一隅，不仅养眼，又养心。

秋天的时候，院子里的树天天落叶，奶奶一天扫院子好几遍，把树叶填进猪圈里，沤肥。家里养的鸡和鸭，奶奶也不会散养在院子里，用细竹竿和棍子圈成一个大笼子，把鸡鸭圈着。奶奶说鸡鸭不通人性，随地大便，踩脚上坏心情。

奶奶不仅把自家屋里院里拾掇得干净利索，街门口周边也是奶奶的“责任区”。受奶奶的影响，左邻右舍也照样学样，我们家那半条街在村里最有名。

在乡下，房子每逢过年才扫一次，奶奶每年要扫两三次。奶奶见不得房顶挂尘，墙上集灰，说没有入气的房子才如此。

奶奶说家要净，人也要净。勤俭惯了的奶奶，几年都不添一件新衣服，一身衣服缝缝补补，洗洗浆浆好多年，但啥时候穿身上都是规规矩矩，干干净净。

小时候，我们的衣服都是奶奶来洗。那时候肥皂和洗衣粉金贵，奶奶就用稻草灰和皂角来洗衣服，我们的衣服不仅干净，还散发出一种特别的香味，清爽宜人。

奶奶说，家净福才至。干干净净的家，谁来都不尴尬；干干净净的人，到哪都受待见。我知道，奶奶说的干干净净，不只是外表，更是内心。

尚庆海（河南 辉县）
（作者系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）